



A movie poster for 'The Double Dragon'. The background is a dark, ornate interior with warm lighting from wall sconces. A woman in a dark, off-the-shoulder dress is in the center, covering her mouth with both hands in a shocked expression. In the foreground, two men are shown: one on the left looking upwards with a serious expression, and one on the right smiling broadly. The title '龙虎双雄' is written in large, bold, white characters across the middle.

龙虎双雄

(台湾) 白天 著

68



0436723

龙 虎 双 雄

〔台湾〕白 天

侠 义 传 奇 小 说

群 众 出 版 社
一九九四年·北京

(京)新登字 093 号

龙 虎 双 雄

(台湾)白天 著

群众出版社出版、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彩虹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6印张 133千字

1994年6月第1版 1994年6月第1次印刷

ISBN7-5014-1175-1/I·427 定价:4.70元

印数:0001—5500册

——

黄昏，夕阳西沉，大地蒙上一片惆怅。

静寂的旷野，一座孤坟。

墓碑上刻着“亡师叶啸天之墓”，碑前一堆燃余的纸钱灰烬，仍然冒着微弱的轻烟。

两个一身短打扮的年青人，并肩长跪在墓前。他们没有哭泣和流泪，也没有哀伤和叹息，只是默默地跪在那里。

这已经是第七天了。

叶啸天从不提他的过去，当然更不会告诉两个爱徒凌祥和洪云飞，他那左胸侧和腰上的两处刀伤疤痕是怎样来的。

就连他的“旧疾”，也只有他自己心里明白是怎么回事。每当天气骤变或转凉，又喘又咳时，他总是自找安慰地掩饰说：

“没关系，是老毛病……”

就这个“老毛病”，结果夺去了他的生命！

几年前，也是一个夕阳西沉的黄昏，叶啸天独自经过一处荒山的小径，发现两个十三四岁的牧童在打架。他们互不相让，拳打脚踢，如同在以命相搏。

他被两个牧童的身手和拼斗精神所吸引，在一块石头上坐下，好整以暇地观起戏来。

牧童一个白白净净，一个黝黑结实。他们彼此不甘示弱，愈打愈起劲，叶啸天也愈看愈起劲。看到精彩处，居然情不自禁地喝起采来：

“好！好！……”

白净的牧童闻声一转头，被黝黑的牧童趁他一分神，迎面结结实实一拳，击得踉跄倒退，跌了个四脚朝天。

叶啸天“唉！”了一声，霍地起身，上前扶起那白净的牧童，斥责说：

“打架要全神贯注对方，岂可轻易分神！”

白净牧童一怔，心想：你倒会说风凉话，要不是你在一旁喝采，我怎么会分神？

他尚未及反驳，叶啸天又说：

“小伙子，别泄气，我教你两手！”

叶啸天不由分说，一把将白净的牧童拉近身边，在他耳边轻声嘀咕了一阵。

白净的牧童微露喜色，连连点头。

叶啸天面授机宜完毕，在他肩上一拍说：

“好了，去打吧！”

白净的牧童被他一推，身不由主冲向黝黑牧童，人未到，双拳已不停地挥动。

黝黑牧童急忙握拳迎敌，不料对方的双拳是虚张声势，才一近身，突然向下一蹲，来了个扫荡腿。

一腿扫来，势如雷霆万钧。黝黑牧童猝不及防，被白净牧童扫倒地上。

黝黑牧童未及爬起，白净牧童已全身扑来，将他扑压住，抡起拳头就打。

叶啸天又赶过来，强行拖开白净牧童，喝阻说：

“够了！你替我先站在一边！”

白净牧童一愣，莫名其妙地愣住了。

叶啸天又蹲下身，扶起黝黑牧童，在他耳边轻声嘀咕几句，然后拍拍他肩膀，怂恿说：

“起来，去打吧！”

黝黑牧童一跃而起，扑向白净牧童。

两个牧童再度交手，这回黝黑牧童占了上风，双臂齐张，拦腰一抱，将白净牧童掀倒地上。

叶啸天眼看他们扭打成一团，在地上翻来滚去，不禁鼓掌大笑。

眼见白净牧童吃了亏，他又按捺不住，上前将黝黑牧童拖开。

黝黑牧童不禁愤声问：

“喂！老头儿，你究竟帮谁啊？”

叶啸天捋须而笑：

“谁输了，我老人家就帮谁！”

“哼！”黝黑牧童甩开被他拖住的手：“你简直是隔山观虎斗，黄鹤楼上看翻船嘛！”

叶啸天不以为愤，反而哈哈大笑说：

“小伙子，你懂的还不少呢！哈哈……”

白净牧童突然趋前说：

“洪云飞，这老头儿疯疯癫癫的，我们别理他！”

“对！”那个叫洪云飞的黝黑牧童说：“凌祥，我们自己打我们的！”

两个牧童不理叶啸天，又摆开了架式。

叶啸天也不劝阻，索性在石头上坐了下来，两手按住膝盖上，仿佛等着看热闹似的。

“喂！你还不走？”洪云飞火气较大。

叶啸天笑笑说：“你们打你们的，我老人家看我的。互不相干，这总可以吧？”

洪云飞怒哼一声说：“你想看热闹？我们偏不打了！”

“对！”凌祥说，“我们回去！”

两个牧童不约而同地向叶啸天哼了一声，露出得意的神情，似乎在说：“我们不打了，看你看什么！”

叶啸天仍然坐在石头上，目送两个牧童各自牵着手离去，逐渐去远，消失在夕阳的余晖里。

他有些失望，怅然，默默地若有所思……

第二天。

当两个牧童牵着手，相继来到这荒山小径时，发现叶啸天仍然坐在那块石头上。

他双目紧闭，似在打坐，丝毫没有倦容。

两个牧童大为意外，不禁相顾愕然。

凌祥趋前轻推他两下。

“老人家，你还没走？”

叶啸天双目微睁，打个呵欠说：“我老人家在等你们啊！”

“等我们？”凌祥诧然问，“等我们干吗？”

洪云飞愤声说：“哼！他还不是等着看热闹，想看我们打架！”

叶啸天摇摇头说：“你们打架有什么好看的，我不如看两条牛打了！”

“你说我们还不如牛？”洪云飞怒从心起，冲向叶啸天面前。

凌祥伸手一拦，阻止了洪云飞，遂说：“那你等我们作什么？”

叶啸天笑了笑，说：“我要收你们两个做徒弟！”

两个牧童意外地一愣。

“哦？”洪云飞不屑地说：“你有多大本事？凭什么收我们做徒弟？”

“就凭这个！”叶啸天将上衣一掀，露出左胸和腰上两处刀伤疤痕。

凌祥不解地问：“这是什么？”

“刀伤！”叶啸天一本正经地回答。

两个牧童稚气未脱，忍不住大笑起来。

“你们觉得好笑？”叶啸天说：“告诉你们，这两刀深入内脏，换了任何人，早已死于非命，而我老人家却活得好好的，这就叫本事！”

洪云飞反驳说：“能杀别人才算本事！被人杀了也能算本事？没听说过！”

叶啸天怒斥说：

“你小小年纪，居然就有这种想法，实在太可怕了！我看错了，应该立即把你除掉，以绝后患！”

洪云飞不服地说：“你有这个本事吗？”

叶啸天霍地站起，出手如电，当胸一把抓住洪云飞，只手把他提了起来。

洪云飞惊怒交加，身子被凌空提起，竟然拳打脚踢，奋力连连向叶啸天攻击。

叶啸天的臂力惊人，手臂伸得笔直，任凭洪云飞拳打脚踢，他的手臂居然连弯都不弯一下。

一旁的凌祥看在眼里，惊得目瞪口呆。

洪云飞使出全力，叶啸天却纹风不动，反而把他累得精疲力尽。

“大欺小，这算什么本事！……”洪云飞还不服气。

叶啸天怒哼一声，随手一抛，洪云飞就像断了线的风筝，被抛出两丈，摔了个元宝翻身。

凌祥非常机伶乖巧，忙不迭跪下，求情说：

“老人家高抬贵手，饶了他吧！……”

叶啸天捋须而笑：“唔……你的心地很善良，孺子可教，我老人家决定收你这个徒弟了！”

凌祥立即连连磕头说：“师父在上，弟子跟您磕头……”

叶啸天喜形于色，敞声大笑说：

“好了！好了！我老人家的一身武功，总算有了传人！哈哈……”

摔得七荤八素的洪云飞，这时一骨碌爬起，犹豫了一下，终于当机立断，冲到叶啸天面前，双膝一屈，跪了下去。

“你这是干什么？”叶啸天没好气地问他。

洪云飞陪着笑脸说：“大人不计小人过，你老人家也收我做徒弟吧！”

叶啸天断然拒绝说：“凭我老人家这点本事，不配收你这种徒弟！”

洪云飞连连磕头说：

“云飞有眼不识泰山，冒犯了你老人家，这里向您磕头陪罪了……”

叶啸天冷哼一声，置之不理。

凌祥一旁求情说：“师父，您老人家就收了他吧！”

叶啸天犹豫之下，勉为其难地同意说：“好吧！你们起来。”

“是！多谢师父！”凌祥和洪云飞齐声恭应，双双站起身来。

叶啸天语重心长地说：

“我叶啸天一生闯荡江湖，从未收过徒弟，近来感到年事已

高，而且旧创和老毛病……总之，我是担心万一有所不测，我的‘风云龙虎拳’将从此失传。所以走遍大江南北，希望能物色到一二传人，把我的毕生所学，倾囊相授。如今我收了你们两人为徒，从今以后，希望你们好自为之，不要辜负我老人家的期望！”

凌祥郑重说：“师父放心，弟子一定不让您老人家失望！”

叶啸天欣然一笑说：“那就好！现在你们把牛送回去，日落以前，我在这里等你们！”

凌祥和洪云飞唯唯应命，各自牵牛而去。

叶啸天目送他们走远，不禁深深一叹，喃喃自语说：

“但愿苍天不负苦心人，让我能苟延残喘，多活几年，使我来得及把毕生所学，以及‘风云龙虎拳’传授给这两个孩子吧！”

旭日方东升，象征着凌祥和洪云飞的未来。

然而，叶啸天却已如同西沉的夕阳！

一晃九个年头过去了。

凌祥和洪云飞都是孤儿，从小就靠替人放牛维生。偶然的机运，使他们遇上叶啸天，并且成了这位以“风云龙虎拳”成名的武师高足。

叶啸天从不提他的过去，两个徒弟也从不敢问，师父为什么突然退出江湖，隐居在深山密林之中。

九年来，在叶啸天的严厉督促下，他们勤奋苦练，已尽得恩师真传，“风云龙虎拳”也练到八九成火候。

可惜天不从人愿，叶啸天眼看两个徒弟即将成为他的传人，不幸旧疾复发，一病不起。

拖了不到十天，终告回天乏术。

两个徒弟悲痛欲绝，为师父料理了后事，葬在旷野上，他们已在墓前跪守了七日七夜。

夕阳已沉落在山脊后。

天色昏暗下来，大地一片朦胧，夜幕逐渐垂落……

凌祥和洪云飞互望一眼，缓缓地站起身来。

洪云飞突然打破沉寂，以坚决的语气说：“凌祥，我不能跟你走！”

凌祥一愣，诧异问：“为什么？你答应了师父的！”

洪云飞激动地说：“我过不了那种平淡的日子！我要出去闯……”

凌祥一把执住他的胳膊，振声说：“不行！师父临终交代我，一定要好好照顾你，绝不能让你……”

洪云飞愤然把凌祥的手甩开，毫不领情说：“凌祥，你不要阻止我，谁也阻不了我！”

凌祥痛斥说：“云飞！师父的尸骨未寒，你就忍心……”

洪云飞冷冷一笑，扭头不顾而去。

“云飞！”凌祥大声喝阻。

洪云飞根本充耳不闻，大步走去。

凌祥怒从心起，飞步追上洪云飞，一把将他拖住。

“云飞！你不能一意孤行！”

洪云飞突然回身一拳，使凌祥猝不及防，被击得向后一个踉跄。

“你！你居然动手？”凌祥惊怒交加。

洪云飞冷哼一声说：“人各有志！凌祥，你听着；从今以后，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过我的独木桥，谁也别管谁！”

说完，他掉头就走。

凌祥忍无可忍，大叫一声：“站住！”人已疾扑而去。

洪云飞猛一回身，出手就攻，阻止了凌祥的扑势。

凌祥被迫出手，挥拳封住洪云飞的猛攻。

他们是一个师父教出来的，拳脚路数完全相同。彼此互不示弱，拳来脚往，展开了一场狠拼狠打。

师兄弟两个一交手，攻守路数几乎一样，比的完全是功力火候。

其实他们不但同年，而且同月，凌祥只比洪云飞大几天，又比洪云飞早一步磕头拜师，他占了便宜算是师兄。

实际上师兄的功力火候，也比师弟略胜一筹。只是凌祥宅心仁厚，不像洪云飞心狠手辣。真要拼起命来，紧要关头，凌祥可能给对方留点余地，洪云飞却一定是赶尽杀绝！

即使此刻对手是师兄凌祥，洪云飞下手也毫不留情。他只要一动手，那股子狠劲，简直形同拼命，哪还顾什么同门师兄弟之情。

一阵狂攻，连连使出杀手，逼得凌祥只有以守为攻，以退为进。否则，他要真使出“龙虎十八掌”，洪云飞就非死即伤！

当年叶啸天闯荡江湖，仗“风云龙虎掌”成名，所向无敌。却几乎没有人知道，他在晚年退出江湖后，潜心苦研，又从拳式的变化中，悟出拳中套掌，掌中藏拳的奥密，最后终于创出一套“龙虎十八掌”。

别看这一套掌法仅有十八招，却是千变万化，招中有招，式中套式，比“风云龙虎拳”更具威力，也更能出奇制胜！

叶啸天早已看出，洪云飞性情暴躁，心狠手辣，将来一旦武功有成，必然恃才傲物，目空一切。纵然是虎，也是一头恶虎，即使成龙，也是一条毒龙。

是以他为防患未然，暗将那“龙虎十八拳”，私下传授给凌祥，必要时足以克制洪云飞。

如果洪云飞知道凌祥藏了一手，他就不敢贸然动手了，但他毫不知情。

所以他不知天高地厚，所以他狂妄自大，所以他……

突然，凌祥一个欺身逼近，双掌交错，先出的一掌是虚张声势，声东击西，诱使洪云飞挥拳阻挡。后出的一掌却由虚变实，结结实实劈在洪云飞左肩上。

这一掌势猛力沉，洪云飞被劈得肩膀往下一塌，整个身子不由自主地倾倒下去。

洪云飞暗自一惊，他一时没有搞懂，凌祥怎么突然改用掌劈了？……

念犹未了，凌祥已扑住了他，同时又举掌欲下。

洪云飞不禁失声急叫：“师兄！……”

凌祥猛然一愣，耳际响起叶啸天临终的嘱咐：“凌祥，云飞性子太暴躁，太自负，犯了练武之人的大忌。以后你要对他多加照顾，尽可能善待他，多诱导，多感化……”

亡师的叮咛，使凌祥心软了，沮然一叹，缓缓垂下了高举的手。

不想洪云飞趁他分神之际，冷不防迎面一拳，使凌祥措手不及，被击得仰面倒地。

洪云飞就地一滚，挺身跳起，拔脚就向小径狂奔。

凌祥欲阻不及，跳起身来直追：“云飞！云飞……”

洪云飞充耳不闻，狂奔如飞。

当凌祥追至小径时，洪云飞的身影已去远，逐渐消失在夜色茫茫中……

二

一个月，两个月，三个月过去了。

凌祥走遍大江南北，到处寻访，始终未发现洪云飞的踪影。

他不会像叶啸天一样，找个人烟绝迹的深山，隐居起来苦练武功，更不可能就此消失，一定找到了落脚的地方。

凌祥仍不死心，也不气馁，他矢志一定要找到洪云飞！哪怕是走遍天涯海角……

桑梓店——一个古老的城。

它在济南的北方，相距不过几十里。

这是个异常沉寂的夜晚，天际密集着层层乌云。距离桑梓店数里外，忽然出现了一批神秘人物。

朦胧的夜色下，十几条人影由荒寂的旷野，涌向横跨小河两端的大木桥，并且迅速散布开来。

小河终年干涸，乱石遍布，每逢雨季来临，山洪爆发，冲下大量夹带泥沙的浑水，注入河床，才形成浊水滚滚的一条河流。

现在不是雨季。

夜，越来越深沉了。

桥头的石礅旁，黑暗处守伏着两名大汉，他们在窃窃私议着。

“老魏，我们在这里干耗着，齐老头那老狐狸，别他妈的走

的是大路吧？”

“不会的！”老魏说，“三爷的判断错不了，齐老头今夜一定回桑梓店，他已经得到风声，就算有人护送，他也绝不敢走大路！”

那大汉思索一下，又说：“齐老头是个扎手货，我们虽然人多势众，还不一定能对付得了他呢！”

老魏向腰间的手枪一拍，充满自信地说：“不用担心，必要时用这洋玩意！”

那大汉羡慕地说：“老魏，你真罩得住，三爷连这玩意都交给你了！”

老魏得意地笑了起来。

突然，远处响起了一阵清脆而杂乱的马蹄声。夹杂着“隆隆”的车轮滚动声。

“来了！”

老总急向那大汉招呼。

大木桥的两侧，守伏着十几条人影，个个如临大敌，严阵以待着。

一辆看上去并不起眼的四轮马车，却由四名骑着骏马的壮汉随护，想必车厢内必然是位来头不小的人物吧！

马车由远而近，很快已来至桥头。赶马的车夫把缰索猛一收，将疾奔的马勒住，就这一手，已可看出他的腕力和经验真不含糊。

护车的四名壮汉，立即有两个策马上前，先行上了大木桥。铁蹄踏在桥身的厚木板上，发出清脆而有节拍的蹄声，划破静夜的沉寂。

守伏在桥两侧的十几个人，仍然按兵不动。

两名壮汉未发现任何动静，回头一打手势，示意后面的马车可以通过。

车夫正扬起长鞭，尚未抽向马身上，突然一声暴喝，桥两侧涌现出十几条大汉，发动了围攻。

一柄飞刀疾射而至，掷中车夫胸膛。

“啊！……”

车夫一声惨呼，一头栽跌下去。

随护在马车后的一名壮汉，见状大吃一惊，急将两腿一夹马腹，驱马上前，伸手一把抓住马头“套口”，企图带着车马冲上大桥。

但伏击的几名大汉一涌而上，刀棍齐出，迫使他拔刀迎战，无法兼顾马车子。

一名大汉冲近，抡刀刺入马腹。

骏马受创惨叫一声，跪跌下去。马背上的壮汉大惊，情急之下单手一按马鞍，借力腾身而起，跃上了马车顶盖上。

马车后随护的另一壮汉，却被攻了个措手不及，几名大汉合力围攻，刀棍齐下，使他人仰马翻，倒地不起。

已上了桥的两名壮汉，见状惊怒交加，立即回马冲来抢救。

但他们尚未冲近，枪声已响。老总举枪连射，两名壮汉应声跌下马背。

几名大汉一涌而上，又是刀棍齐下，将他们双双击毙乱棍利刀之下。

车顶上的壮汉已孤掌难鸣，急忙振声招呼说：“各位朋友，车上是‘聚英堂’的齐老爷子……”

他以为抬出“聚英堂”的招牌，足以吓阻这批杀手，不料话犹未了，两柄飞刀同时射到。

壮汉一闪身，避开一柄飞刀，另一把却掷中他的小腿。

“哇！……”他惨叫一声，一个倒栽葱，从车顶上翻跌下来。

几名大汉又是一涌而上，出手毫不留情，使他丧命在乱刀之下。

随护的四名壮汉，就在这片刻之间，全部死于非命。

老总一打手势，十几名大汉从四面八方围拢来，将马车团团围住。

“姓齐的，请出来吧！”老总冲着车门大吼。

车内传出齐鹏苍劲的声音：“各位无论是哪条道上的朋友，若为钱财，齐某人愿将车上的十万现大洋全部奉送！”

老魏狞笑说：

“好！姓齐的，你倒很识时务，够意思！”

车内又传出齐鹏的声音：“钱财是身外之物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，各位就请上车来抬吧！”

老魏冷哼一声，老奸巨滑地说：

“姓齐的，这十万块现大洋有多重，我们没车能拿得走吗？抱歉，只有请你下车，我们连车一起要了！”

车内的齐鹏哈哈一笑说：“朋友，齐某人有病在身，此离桑梓店还有好几里路，你们要我走路回去？”

老魏毫不犹豫说：

“没问题，我们留匹马给你！”

齐鹏拒绝说：

“不行！我连坐都无法坐起，怎能骑马！”

“哼！你的毛病还真不少呢！”老总一施眼色，示意几名大汉掩近车门。

车内的齐鹏又说：